



卷四十一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王五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籍六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新大。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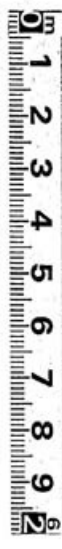
司馬。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資治通鑑綱目

所定群宮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534



資治通鑑綱目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8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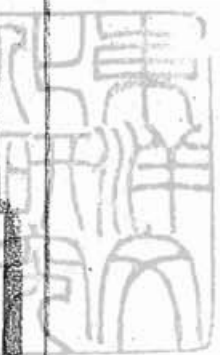
2











東晉書

戊壬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一

起壬戌唐高宗龍朔二年盡丙申唐中宗嗣聖十三年 凡三十五年

二年春正月改百官名

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儀。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任雅相卒于軍。蘇定方引軍還。

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便私。由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至是卒。會沃沮道摠管龐孝泰敗死。

三月鄭仁泰等敗

鐵勒於天山

鐵勒九姓聞鄭仁泰至。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

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
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
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監葛等。部落先保天山。
聞之皆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虜相率遠遁。仁泰
將輕騎赴之。踰大磧。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
雪。士卒飢凍。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司憲大
夫楊德裔劾奏。仁泰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許賞糧。棄
甲資寇。詔皆釋之。以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安輯
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謂曰。國家知汝皆
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
其葉護等。以授何力。夏五月。以許圜師為左相。○

秋七月。熊津都督劉仁願等大破百濟於熊津。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以王文度為
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卒。百濟故將福信聚衆據周

留城。迎故王子豐立之。引兵圍仁願。時劉仁執坐罪。白
衣從軍。詔以為帶方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新羅兵。以
救仁願。仁執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願
大唐正朔於海表。仁執御軍嚴整。轉鬪而前。所向皆下。
新羅糧盡。引還。福信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仁執衆少。與
仁願合軍。休息士卒。會平壤軍還。敕仁願等西歸。仁執
以為如此。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遠寇。何時可滅。
乃守便宜。乘百濟無備。帥衆破之。拔其數城。奏請益兵。
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赴之。福信專權。與百濟王
豐。浸相猜忌。豐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
兵。八月。以許敬宗同三品。○冬十月。以上官儀

同三品。○許圜師免。○颶海摠管蘇海政。矯詔

殺興昔亡可汗。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俱。繼

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請海政矯敕收斬之其部落
亡走海政追討平之繼往絕尋死十姓無主附於吐蕃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

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
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
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
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
處死矣人孰不死歟之為難使無忌而知此則
能庭爭武氏矣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

雋州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責官怨讎盈路上從容戒之

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俟望氣色或告義府陰
有異圖鞠之有實詔除名流雋州朝野稱慶 蓬萊

官成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官於西北隅至是營蓬萊

舍元移仗居之命故官曰西內五月詔鄭仁泰等分
新官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

屯涼鄯以備吐蕃吐蕃吐谷渾互相攻各上表論由

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
涼州上以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吐蕃又以蘇定方節
度諸軍援吐谷渾吐蕃表吐 秋九月熊津總管孫仁
谷渾之罪且請和詔責讓之

師攻百濟拔之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

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周留城虜之巢
穴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水陸並進逼倭兵於白江
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奔高麗子忠勝等帥衆降百濟
盡平唯任存城不下百濟人黑齒常之沙叱相如各帥

衆降。仁軌使各將其衆取任存城。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敢信重義，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糧仗，分兵隨之。拔任府城，詔留仁軌鎮百濟。召仁師，仁願還。仁軌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橋道，補隄塘，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所奏事，皆合機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為也。上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麟德元年春正月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長。至是部落漸衆。靖立可汗以統之。上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郇公孝協坐賊賜死。孝協

為魏州刺史。坐賊賜死。有司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雖太子亦不赦也。孝協竟自盡於第。胡氏曰：高宗昏懦肆恣，棄太宗之法。如掃塵燦凍，然而於孝協之賊，確守畫一如此。何哉。且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而其言及於太子。它日東宮連見廢殺，則畫一不赦之教也。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八月，以劉祥道竇德

玄為左右相。冬十月遣兵代戍熊津。

軌上言：戍兵疲羸者多，衣服貧弊，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時百姓應募，或請自辦衣糧，何為今日士卒率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曩時沒王事者，敕使弔祭，追贈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度海者官不記錄，死者無人諱。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弱而貧者，被發即行。海東苦戰

之時許以勳賞及達西岸唯聞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
呼無以自存是以被發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其有勳
叙亦不免挽引之勞無異白丁又初發時惟令備一年
賞重罰以起士心恐師眾疲勞立效無日深納其言
遣劉仁願將兵度海以代舊鎮之兵敕仁軌俱還仁軌
曰舊兵當令收獲辦具遣還軍將且留鎮撫未可歸也
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謀據海東幾不免
禍今日惟知唯知唯知唯知唯知唯知唯知唯知唯知
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從之以扶餘隆為
能津都尉使招輯其餘眾

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

梁王忠賜死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辱
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

制不勝其忿會官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
禁中為厭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

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
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
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
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于流所右
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眾自是上每視
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
中官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以樂彥璋孫處約同三品

二年春三月以姜恪同三品
夏四月以陸敦

信為右相樂彥璋孫處約罷
五月行麟德曆

都十二月至泰山
李淳風以戊寅曆推步侵疎乃增
損劉焯皇極曆更撰麟德曆行之
皇太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后昭
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節

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廢蕪。結陶匏。用茵褥。靈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陳之樂。上發東都華戎衛從。數百里不絕。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上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義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胡氏曰。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劫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惠。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樸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

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矣。

丙寅

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正月朔。祀昊天上帝于泰

山南。明日登泰山。封玉牒。藏之石罅。又明日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幣皆以錦繡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爵。加階有差。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叙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車駕還過曲阜。祠孔

子。贈太師。祭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至

州。謁老君廟。上尊號。李義府卒。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

朝士日憂其復入。夏四月。車駕還京師。陸敦信

至是衆心乃安。

罷○五月鑄乾封泉寶錢錢一當十。俟期六月

遣金吾衛將軍龐同善將兵代高麗高麗泉蓋蘇文卒長

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留知

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欲除之。又有告男生者

曰。二弟欲拒兄不納。男生遣人偵伺。二弟故掩得之。乃

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

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圖詣闕求救。詔

契必何力。龐同善將兵救之。以獻誠為鄉導。秋。七

月。以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

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

乘異式。往鞠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

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

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

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

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澀觴告之曰。仁軌若念

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實德

玄卒○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

初。武士護娶相

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賀蘭越石。次皇后。次適郭

孝慎。士護卒。元慶。元爽及士護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

於楊氏。楊氏深銜之。越石早卒。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

人。越石妻號韓國夫人。惟良等皆列朝臣。榮國夫人謂

曰。頗憶疇昔之事乎。對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

官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之故。由荷朝恩。

夙夜憂懼。不為榮也。榮國不悅。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

等為遠州刺史。外示謙抑。實惡之也。元慶以憂卒。元爽

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及其女皆得幸於上。其女賜號

魏國夫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至京師。獻食。密置毒。臨

中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於九月龐同善大破高
惟良懷運誅之改其姓為蝮氏

麗兵○劉祥道卒劉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與宗

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胡氏曰人主雖有嗜慾昏蔽其本心之

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重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若以待劉齊賢之心博求賢德列之朝廷則膏盲之疾必

有能已之者然既知齊賢方正而置之州司馬雖不使捕鷄亦不能采其謀猷善善不用鄭公之道爾

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勣欲與

兆杜懷恭偕行懷恭亡匿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流涕曰杜郎疎放此或有之乃止

二年春正月帝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瑞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

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胡氏曰為國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實德及百姓高宗政出房帷馴致大

亂而躬籍千畝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罷乾封泉寶錢自行乾封錢谷帛踊貴商賈

賈不行夏六月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

瓚趙仁本並同三品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煥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

文瓚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馬數千匹○上屢責待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此來公

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

其誰不願舉所知秋八月朔日食○李安期罷○邪上深以為然

九月李勣拔高麗十七城李勣拔新城遂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副

辰戌

總言

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

彗星見上辟正殿滅膳徹樂許

大揔管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嚴其營武
 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勳行軍管記元萬頃作檄高麗
 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
 之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副大揔管郝處
 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
 據胡床方食乾糲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
 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
 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范氏曰高宗庸昏而猶能
 出人君之言其誠足以動天矣然則占者失道之君未
 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姦佞之臣納楊弘武卒○秋九月
 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為戒哉

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

薛仁貴破高麗於金

山乘勝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
 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
 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
 請服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
 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也先帝東征而
 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男生兄弟相攻饑
 饉連年妖異屢降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諸將孰賢
 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持軍嚴整高侃忠果有
 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
 李勣也勳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橋
 破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詣勳降男建猶
 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開門勳縱兵登城男
 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冬十月以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
 軍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
 之東臺侍郎郝處俊曰情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

之末先帝服那羅通娑寐藥天漸之際名醫不知所
為議者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
深察上
乃止
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
李勣將至命先

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上受傳于舍元殿
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
四十一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首
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
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上祀南郊告平高
麗以李勣為亞獻時有敕征遼軍士逃亡限內不肯者
身斬妻子籍沒太子上表曰軍士或遇疾病不及隊伍
或因熊採為賊所掠或渡海漂沒或深入賊庭為所傷
殺軍中不暇勘當皆以為逃若
即配沒情實可哀乃詔免之
以姜恪閻立本為左

右相○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二年春二月以李敬玄同三品

先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銜

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

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以郝處俊同三品
○詔定明堂制

度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其門墻皆級窓樞栒柱栒案桁拱皆法天地陰陽律曆之數以象議未決又
夏四月徙高麗戶於江淮山

南京西諸州

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三萬八千二百戶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

曠之地。留其貧。六月朔日食。秋八月。詔幸涼州。

不果行。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爲不宜遊幸。上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宰相以下皆不敢言。詳刑大夫來公敏曰。陛下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息。隴右戶口彫弊。鑿與所至。供億百端。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爲之罷行。范氏曰。高宗溺於所愛。不顧禮義。雖元舅顧命之臣。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於細行。九月大風海溢。漂六千冬十一亦不免陷於大惡也。

月李勣卒。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

而諫。范氏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擗殺。然後以聞。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下幸矣。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豈所以爲訓乎。勣爲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婦嘗病。勣親爲作粥。風回。憂其鬢髮。婦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婦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婦養。窮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

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懼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殺人死卒謚貞武孫教業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貞外郎張仁禕設長名舉歷

唐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實高下其後遂為永

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實

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言

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為

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

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

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

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

之拔萃八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餘中嶺南閩中州縣官

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

品以下四考為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

點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

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

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錄

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

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庚午

咸亨元年春正月劉仁軌致仕○三月許敬宗

致仕○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西臺舍人徐齊聃上

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實左右豈可使戎狄

醜類入侍軒闈又奏齊獻公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

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廟甚脩而齊廟毀廢非

所以彰孝理之風也上皆從之齊聃克容之弟也夏

六月朔日食○秋八月薛仁貴擊吐蕃敗績吐

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詔罷

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以薛仁貴為大總管阿史那

道真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至大非川。將起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輜重。置柵於大非嶺上。吾屬帥輕銳。倍道西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進屯烏海。待封先與仁貴並列。不肯受其節度。將輜重徐進。遇吐蕃大敗。棄輜重走。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與歛陵約和而還。仁貴待封皆免死。陰名歛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略。歛陵代父秉政。三弟將兵居外。隣國畏之。

關中旱饑。九月。魯國夫人

楊氏卒。命婦並詣宅弔哭。謚曰忠烈。閏月。皇后以

早請避位。不許。加贈武士。護為太原王。夫人

為妃。趙仁本罷。冬十月。詔官名復舊。

二年。冬。十一月。朔。日食。

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於靈州。吐谷渾。畏吐蕃。徙靈州。其故地。皆入

於吐蕃。姜恪卒。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吐蕃遣其大臣

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

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秋八月。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

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日。謬。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

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謬。敬宗忠孝不

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詔從之。福時通之子也。冬十一月。

朔日食○以劉仁軌同三品○以邢文偉為右

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太子弘軍後官臣典

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官臣擲倒火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

壽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繒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四年春三月詔劉仁軌修改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

秋七月婺州大水○冬十月閻立本卒○十

二月弓月踈勒來降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劉仁軌為難林道大總管

討新羅時新羅王濞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詔削官爵立其弟仁問在京師者為王使

三月朔日食○以武承嗣為周國公元爽之子也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九月追復長孫

無忌官爵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昭陵 大酺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

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靜慶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

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遽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取庭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天

后表便宜十二條詔行之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

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量加俸祿及他便宜合十二條

上元元年

詔書褒美。皆行之。胡氏曰。五服。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義理。豈可以私增損。武氏之為此。請也。蓋太宗加高祖父母諸服。有以啓之也。古父在。為母齊衰。期。豈聖人固薄於母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一也。今曠地尊天。持陰敵陽。其欲陵滅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履霜而已哉。不特高宗。積然。而其夫至。其必以古為則乎。

二年春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

引兵還。詔以總管李謹行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新羅遣使謝罪。上赦之。後法敏官爵。仁間改封臨海郡公。三月。天后祀先蠶。天后祀先蠶于邛山之陽。百

風。議使天后攝政。都吏後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

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瑛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緯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以韋弘機為司農卿。弘機嘗受詔葺苑。官者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為能。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夏

四月。以趙瓌為括州刺史。左千牛衛將軍趙瓌尚

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廢妃。太子弘幽殺之。貶瓌刺括州。令公主隨之。官絕朝謁。太子弘

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皇太子。太子弘上

其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行。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幽于掖庭。年踰三十。太

子見之驚側。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太子尋薨。時人以爲天后醜之也。詔追謚爲孝。敬皇帝。范氏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爲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蓋武后謀篡國。醜太子而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李泌之言信矣。胡氏曰。太子弘。勿有羨質。其過失。惟命官臣擲倒一節而已。嘗受春秋。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志如此。豈非賢乎。其他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請弗旨。嗚呼。爲人臣子而不知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昏。母后專忍。尤當遵養時。腹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救弘以爲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

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爲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秋七月。祀王上金。澧州

安置。天后惡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故有是命。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

爲左右僕射。張文瓘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

李敬玄同三品。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許仁軌常

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爲奏。許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幾。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因闕。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儀鳳元年春三月。以來恒。薛元超同三品。○閏

月吐蕃寇鄯州○以高智周同三品○秋八月

始遣使詣桂廣文黔等府注擬府比來注擬

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九月以秋仁

傑為侍御史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所昭陵

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

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難臣以為難

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

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

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

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

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

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嘗使絕域崇質母老

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

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

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胡氏曰高宗於

乃考帝範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

相孰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忘而切切於薄物細

五丁

月吐蕃寇鄯州○以高智周同三品○秋八月

始遣使詣桂廣文黔等府注擬府比來注擬

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九月以秋仁

傑為侍御史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所昭陵

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

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難臣以為難

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

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

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

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

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

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嘗使絕域崇質母老

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

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

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胡氏曰高宗於

乃考帝範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

相孰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忘而切切於薄物細

月裕享太廟

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

郇王素節

袁州安置

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

孝論后見之誣以賊賄

以李敬玄為中書令

二年春正月帝耕籍田○二月以高藏為朝鮮

王扶餘隆為帶方王

以高藏為朝鮮王遣歸遼東

州者遣與俱歸。扶餘隆為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眾。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歲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邳州而死。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眾散。入蘇轄。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郝處俊**

高智周罷 ○夏四月。河南北旱。

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給。侍衛

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以張大安同三品。 ○詔廢顯慶新

禮。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大禮臨時撰定。 秋八月。

徒周王顯為英王 更名哲 命劉仁軌鎮洮河軍

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 ○以

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

劉仁軌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

敬玄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

夏五月。帝幸九成宮

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達。

緩之君。在谷徵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見徵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秋。

九月。還京師。 ○詔復奏破陣樂

上初即位。不忍觀破陣樂。命撤之。至

是太常奏久寢。懼廢。乃復奏之。

侍中張文瓘卒

上將討新羅。文瓘曰。疾在家。自輿入諫。曰。

今吐蕃為寇。方發兵西討。新羅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上乃止。 李敬玄與

吐蕃戰。敗績

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

沒。敵玄按兵不救。狼狽還走。虜追擊之。負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死。士襲擊虜營。虜乃遁去。敵玄收餘眾還鄯州。上嘉常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後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鄔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疆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閭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來

恒卒

調靈元年春正月。帝如東都。司農卿韋弘機免

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誠。本立竟得罪。二月。吐蕃贊普死。贊普卒于器弩。由是朝廷肅然。

上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夏四月，以郝處俊

為侍中。○命太子賢監國。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六月，遣

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王，行儉襲執阿史那

都支以歸。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

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

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

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

勒部伍，數日，遂信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

簡其精騎進掩遮旬，遮旬亦降。於是因都支遮旬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突厥阿史德溫

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匄為可汗，一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遣長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

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眾遂大亂，為虜所敗。突厥寇定州，刺史

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捕，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

無所問。上大喜，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遣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

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

討突厥平之

初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

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入破

突厥於黑山擒奉職泥熟匄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初

行儉至朔川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為糧車

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

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

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

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

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

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

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

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夏四月以裴炎崔知溫王

德真同三品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吐蕃寇河

源將軍黑

齒常之擊却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

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

八月貶李敬玄為衡州刺史

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

為皇太子

太子賢聞官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

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以厭勝

之術為天后所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

繼英王貌類太宗會崇儼為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

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鞠之

於馬坊得阜甲數百領以為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

已辛

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黨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左遷。餘皆釋之。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冬十一月朔日食。答涕泣。時論美之。

麟德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立以

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琅郡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耻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三月。郝處俊罷。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匪舒善管

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秋七月。以太平公主適薛紹。紹女太陽公主也。紹兄顯。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繼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亦不得不懼也。朝氏曰。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肯連姻天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名士。若各從所欲。則無可以成婚矣。然舜由匹夫為天子婿。能使二女率循婦道。此則尚主之法。式也。然必也。公主有父母師傳之訓。如太宗宣宗不驕其女。而為之婿者。德行行乎閨門。使帝女不敢以貴富輕忽夫家。交得其道。其何美如之。以裴炎為侍中。崔知不然。殆難免於薛克構之言矣。

温薛元超為中書令○徵處士田游巖為太子

洗馬游巖隱居泰山上東封膏幸其廬徵為洗馬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

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導儲貳漸深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

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裴行儉討突厥以塞聖王調護之寄乎游巖不能答

阿史那伏念降之初裴行儉軍還突厥阿史那伏念為寇詔復以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之副總管曹懷舜引兵至長城北橫水遇伏念伏念乘便風擊之大敗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是伏念温傳浸相

精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程務授掩金牙取之伏念還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行儉又使務授等追躡之伏

念恃遠不設備軍到狼狽遂執温傳以降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温傳歸京師斬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

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回紇所逼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耻但

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冬十月朔日食○徙故太子賢於

巴州

永淳元年春二月立孫重照為皇太孫上欲令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傳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夏四月朔日食○關

中饑帝如東都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留太子監國使劉仁執薛元超輔之

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
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
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
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聞喜

憲公裴行儉卒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主勅與楊炯。盧
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

玄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
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揚子穎沈
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終於盈川
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
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
多為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
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
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
產金器三千。並分給。安西都護王方翼破西突厥。
視故偏裨。數日而盡。

平之

阿史那卑薄。圍弓月。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
之。破虜衆於伊麗水。三姓咽麴。與卑薄合兵拒

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分遣裨將襲破之。擒其酋長三
百人。西突厥遂平。方翼徵入議事。竟以廢后近屬。不得
用。而歸。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

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
令崔知溫曰。待舉等資

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
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先是玄同為吏部
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
所用者自精矣。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
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
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
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
手。用刀筆以量才。乘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

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是問。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東都霖雨。洛水溢。雨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

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秋七月。作奉天宮。封上既

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袁行

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

宜恭默思道。以讓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

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

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上遣官

者緣江徙異竹。所在縱暴。荆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

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

上手詔慰諭。零陵王明自殺。初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買。

至是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

屬皆坐免官。祐後寢於平閣。夜失其首。及明子俊為天

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織器。召薛元超赴

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東都。太子頗事遊畋。元超上疏規諫。冬十月。以劉景先同平章事。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寇并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我也。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略副使。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洞。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

克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未癸

詔元年春二月突厥寇定州圍單于都護府

○李義琰致仕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執陵其舅家

不可復知政事。義琰不自安。以疾求去。許之。范氏曰。高宗責義琰當矣。然已以讒殺其舅。何以責臣下之薄。大

乎。母黨。崔知温卒。○夏四月。綏州步落稽作亂。討

平之。步落稽白鐵余。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給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集眾掘地。果得之。

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年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稱皇帝。置百官。遣右武衛將軍程

務挺與王方翼討之。五月。突厥寇蔚州。突厥阿史那

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辨將兵邀之。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為固。

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

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於嵩

山。冬十一月。詔罷之。詔罷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

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

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詔太子監國。以裴

天賜也。自負絲百匹。以賜鳴鶴。○十二月。帝

崩。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



通鑑綱目

三五

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以劉止。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

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郭正一罷。

中宗皇帝嗣聖元年 二月 九月 文 元年 春 正

月立妃韋氏為皇后。○以韋弘敏同三品。○二

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中宗欲以後父

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

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

勸兵宣令廢中宗為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

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

為皇帝。妃劉氏為皇后。永平王成器為太子。廢大孫重

照為庶人。改元文明。且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

於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鄰知別無勳

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

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胡氏

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

也。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

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

也。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仁軌上疏辭，以衰

老不堪居守，因陳

太后禍敗之事，以申規

戒。太后置書慰諭之。太后始御紫宸殿。太后成殿

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以王德真為

后常御紫宸殿，施紫帳以視朝。太后以王德真為

侍中。劉禕之同三品。○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

初太后命將軍丘神勳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風使殺之。至是神勳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勳。貶之。而追封賢為雍王。尋復以神勳為金吾將軍。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

州。又遷于均州。閏五月太后以武承嗣同三

品。秋七月温州大水。流四千。八月葬乾陵。

太后以馮元常為隴州刺史。初尚書左丞馮元常

中官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獻瑞石。元常奏言狀涉譖詐。不可認。罔天下。太后不悅。出之。武承嗣罷。括州大水。流二千。九月

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

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

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太后立武氏七廟。武承

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

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

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

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追尊五代祖為

公。姓為夫人。高曾祖考為王。姓皆為妃。胡氏曰。廢哉。裴

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

漸於廢君者乎。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

軍李孝逸擊之。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

敬。敬業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

起兵。遂縞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

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得
貌類濮王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今其舉兵
移徽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
克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
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雙。踐元后於鸞翟。陷吾君於聚
塵。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
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
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存。太后見之。
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
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
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塚斲棺。復姓徐氏。太后殺侍中裴炎。以

騫味道為內史李景謀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以

薛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
后謀於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
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
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營言。炎有異
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鞠之。鳳閣舍人李景謀
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騫味
道檢校內史。李景謀平章事。斬裴炎于都亭。籍沒其家。
無贏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
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
覽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於社稷。
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
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變。不
可復救矣。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炎之下獄也。郎
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
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嗣宗還。仁軌附表言。嗣宗知裴
炎反。不言。太后殺之。胡氏曰。能權輕重。然後可以當
家之大事。韋玄貞為侍中。韓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
例亦未遽至。擅權而亂國也。中宗雖下恩。炎與玄貞及

劉仁執劉禕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外事。可也。然炎既自黨于太后。又欲使之歸政。睿宗以收公議。其將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初魏思溫能乎。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說李敬業

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國。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便敬猷逼淮陰。韋起屯都梁山。孝逸一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

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還。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鳥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將入海。孝逸追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能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胡氏曰。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此。一舉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於

不合考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
有遠見宏略者。永淳弘道之間。自賤而去。上也。至是
類已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
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李景讓

罷。太后以崔營同平章事。郭待舉罷。太后以

韋方質同平章事。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

程務挺。初。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至是。或謂務挺
與炎及敬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突

厥宴飲相慶。太后以王方翼
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

二年。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二月。太后以

武承嗣裴居道韋思謙同三品。三月。太后遷

帝于房州。沈君亮崔營武承嗣罷。太后頒

垂拱格。太后貶騫味道為青州刺史。朝士有
左遷詣

宰相自訴者。味道曰。此太后處分。禕之曰。由臣下奏請
太后聞之。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

取乎。故夏五月。太后以裴居道為內史。流王德

真於象州。以蘇良嗣為納言。太后制百官及

百姓皆得自舉。胡氏曰。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
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武后之詔。不

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曰。當
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

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
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銜鬻之門。消廉耻之

道六月。太后以韋待價同三品。○秋七月。太后

以魏玄同同三品。○太后以阿史那元慶為典

昔亡可汗。○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懷義

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
禮。蜀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
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
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
有巧思。使入官營造。補闕王求禮
表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三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歸政于

豫王曰。尋復稱制。太后詔復政事於皇帝。睿宗知
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

稱制。二月朔日食。○太后以李孝逸為施州刺

史。孝逸既克李敬業。聲望甚重。武
承嗣等惡而譖之。故有是命。三月。太后置銅匱

受密奏。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
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

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

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

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匱。

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

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拔匱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

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
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
興來俊臣之徒。殺之與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
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
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

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指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教業首亂。唱禍將息。源遠。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解相遠引。莫不窮捕考索。至有盜人焚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離。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揚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朝廷遣使巡察四方。或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徒使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皆不可以不擇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夏四月。太后鑄

大儀。○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嗣。韋

待價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塞

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

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秋

九月。太后以突厥斛瑟羅為繼。往絕可汗。○有

山出於新豐。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

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疠贅生。地氣不和。而

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變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太

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太

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

境普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郎

四年

大后垂拱三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辛思謙

致仕○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

尚時

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齋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太后以裴居道為納言張光輔平章事乃止

○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命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

教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尚名為教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齊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胡氏曰禕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秋

七月太后以魏玄同為納言○突厥寇朔州太

后遣黑齒常之擊之

突厥骨篤祿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李多祿擊之突厥

散走磧北多祿世為鞞鞞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管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九月虢州人楊初成矯制募

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冬十月太后流李

孝逸於儋州武承嗣誣李孝逸自言當有天母太

后罷御史監軍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

將聞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

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胡氏曰

武后不置監軍可為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

蔽賢臣勸諫終莫肯回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勒四

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豈偶然哉大饑

五年大后垂拱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立崇先

廟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士

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崇先廟室應二月

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

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為明堂

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遠

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以僧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

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

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

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自是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

法官刑人先以木九塞其口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

皇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

告謝于郊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六月朔日食○

督刺史宗戚並會神都先加尊號六月朔日食○

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仁傑以吳楚多

淫祠奏焚其一

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祠。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潜謀

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元靈。夔王元貞。

及元嘉子黃公譔。元軌子江都王緒。號王鳳子東莞公。

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

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

志。及太后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遮相驚曰。神皇欲

因此盡收宗室誅之。譔詐為皇帝璽書。分告諸王。令各

起兵。冲募兵得五千餘人。起博州。先擊武水。華令馬玄

素閉門拒守。冲因風縱火。焚其南門。風回軍却。衆懼而

散。冲還走博州。為門者所殺。太后遣將軍丘神勣擊之。

至博州。冲已死。官吏出迎。盡殺之。越王貞亦舉兵於豫

州。太后遣將軍麴崇裕等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

度。削貞冲屬籍。更姓虺氏。貞發屬縣兵得五千人。使汝

陽丞裴守德將之。拒戰而潰。遂與守德皆自殺。初諸王

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

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

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

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

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

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

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

元嘉。魯王元靈。夔王元貞。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親

黨皆誅。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

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

為逆人。申理不言。又奉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

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治汝

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

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

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高方斬馬

劔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融。濟州刺史薛顛。顛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坐與二王通謀。為太后所殺。胡氏曰。元軌。賢王也。然武氏方肉視諸李。而元軌為青州刺史。及宗室舉事。又未嘗有一戈匹馬出境。而西坐待饋。敗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才。不足云矣。

太后以騫味道。王本立。同平章事。○太后拜洛

受圖。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敘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

未之明堂。成作天堂。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

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號曰萬象神

宮。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以懷義為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

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瓊臺瑤室。無以加也。不報。太后詔

發兵擊生羌。及吐蕃。不果行。太后欲發梁鳳巴。生羌襲吐蕃。陳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羌。未嘗為盜。一旦

戮之。必將蜂起。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

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

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饒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臣

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生其中矣。今山東飢。關隴弊。而狗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自古國亡家敗。鮮不由此。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大饗萬

象神宮

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鎮珪為初獻皇帝為御門大赦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又尊夏四

月太后以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為內史○太

后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誼等十二人及天官侍

郎鄭玄挺

誣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

反不告秋七月太后從紀王慎于巴州道卒

之起兵也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徙巴州行及蒲

州而卒八男相繼被誅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議郎裴

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婦如皆得歡心

特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謂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

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勿而好禮今而行之非

適志與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眾皆慚服及聞慎薨

號慟嘔血不御太后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

膏沐垂二十年

太后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

流繡州

初太后命左相韋待價擊吐蕃至寅識迦河

引軍還太后大怒除名流繡州斬其副閻溫古安西副

都護唐休璟收其餘眾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為西州

督八月太后殺內史張光輔徐敬業之敗也弟敬

為更所獲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誣內史

張光輔私論圖識陰懷兩端遂皆被誅秋官尚書張元忠

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

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當刑者皆喜躍呼元忠

忠獨安坐自如既宣赦乃徐起拜竟無憂喜之色九月

逐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九月

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閏

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魏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

謂之耐久朋周與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

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

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

乃就死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

易從為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

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

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與等又誣武冬十月

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

太后殺鄭王璪等六人

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

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

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

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

頑昧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

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註於

跡網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亦

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悉召獄囚自

詰其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

豈非至德

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為正月

二月為臘月夏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改

造十二字以獻至是除唐宗室屬籍從司刑少卿

七年元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以武

庚寅

承嗣為左相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為內史王

本立罷○太后流韋方質于儋州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

皆下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

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

苟免乎尋為周興所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構流儋州尋賜死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

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

尚諠詐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

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

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

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

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

而已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廷訪以理

道其事重矣若貢士則既試于南宮而又試之殿廡是

以南官為不足信邪故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

然未能行焉無亦悅其名而未察其實歟况其事始於

僭竊亂淫之武后三月蘇良嗣卒○四月范履冰

下獄死○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

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

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徒

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

解身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

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

兔縣官使人搜捕跡踐立盡又見間里耆老作邑齋遂

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或告勝

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救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上列其首。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子必一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倘有冤濫，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感。案覆既不在秋官，省憲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刑法者，眾共斥之。追官滿不赦一人。職事亦修。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復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

太后頒大雲經於天下

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天下。尋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太后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武承嗣告上金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

在道聞遭喪哭者。曰：「病死何可得。」而更哭邪。至皆殺之。并誅其子及支黨。太后殺南安王

穎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疏

南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

皇嗣。改姓武氏。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

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之。所則天。建武。天下。以唐為周。上

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祖考。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驥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為納言。宗秦容檢校內史。傳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容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尋坐賊貶。尋遷。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太后欲以太平公主。主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多譎略。太后以為類已。常與密議天下事。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弄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廢興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為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繞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復。後世或有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西突厥千姓自垂洪以

亡略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太后以為竭忠事主。可汗周以徐

有功為侍御史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

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十一月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於萬象神宮。

旗幟尚赤。改置社稷於神都。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廟。改崇先廟為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

氏祖配上帝

八年武氏天

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周流其

右丞周興於嶺南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勳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勳通謀太

后命來使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因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圍炙之

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與懼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

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與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為太后所

殺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徙關內戶數十

萬實洛陽○八月周殺其將軍張虔勗來俊臣

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又鞠岐州刺史雲弘嗣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

奏之周改義豐王光順等姓武氏幽之官中

先順太子賢之子也與弟守禮守義及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九月周平

章事傳遊藝自殺遊藝夢登湛露殿所周以武

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

卿欲知諸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諸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

陽通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

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為病昇

之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殺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不

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周殺右將軍李安靜。太后將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安靜。綱之孫也。周遣使存撫諸道。

九年

年再改元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武

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是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

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次郎御史。遺補。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樞侍御史。益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熟之。或加刑誅。按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胡氏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周築神都外城。周雷風。一時英賢無不僂首也。

以郭霸為監察御史

郭霸以諂諛拜監察御史。中

其冀喜曰。冀甘則可憂。今

周賊狄仁傑魏元忠為

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

嗣真謀反。先是俊臣請降赦。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欲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為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仁傑彭澤元忠。陪陵。流行本詞。真于嶺南。俊臣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

徐有功。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墮命於前。以頭觸殿階。流血霑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萬年主簿徐堅。上疏曰。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比來推按反者。令使若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虧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聃之子也。

夏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餞。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言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舉朝欲唾其面。肅大慙。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

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

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胡氏曰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請去承嗣所以翦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餒亦少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

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自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窮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待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穀指膺籤爪懸髮薰耳人非木石苛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



十年 壽二年 長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婁師德

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師德

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

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元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

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周殺其尚方監裴匪

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

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

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背。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使醫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

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唐宗田是得免。二月。周殺其侍御史侯思止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周以萬國俊為侍御史

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就按之。

國俊至廣州。一朝殺三百餘人。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

疑有如此者。太后喜。擢國俊為侍御史。更遣使詣諸道

按殺數千人。既而頗知其濫。制未死者皆釋之。國俊等

亦相繼。夏五月。棣州河溢。秋九月朔日。食○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寶金輪

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子勿弟

十一年 周武氏延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婁

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三月周以

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默啜懷義未行虜退而止長史

李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

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谷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胡

氏曰亦本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儉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孰與婦人

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昌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周鑄

天樞武三思請鑄鋼鐵為天樞刻太后功德立於九

月朔日食○周貶來俊臣為同州參軍流王弘

義於瓊州弘義詐稱追還至漢北侍御周貶其內

史李昭德為南賓尉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

疏攻之曰陛下委任昭德而昭德揚露專擅顯示於人

歸美引愆義不如此權重一去收之極難太后由是惡

之貶為南賓尉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周明

堂火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

有姦謀固請拔之太后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

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張於天

津橋南時御醫沈南琴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乃密燒

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之

但云工徒誤燒麻主所致時方醜宴拾遺劉承慶請輟
朝停醜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明堂布政之所
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明堂。一堂仍以懷
義克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
方。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飲殺之。以明
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獲嘉主簿
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或一
年再降。使無賴不仁之輩。指期天澤。至罪將斷。夫竊行
貨賄。求致稽延。咸冀釋免。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
承徵幸。一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緋服
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
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
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
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十二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

朔日食。○夏四月。周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武三思為文。太后

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秋七月。吐蕃寇臨洮。周遣兵討

之。○九月。周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十二月。周武氏

封嵩山禪少室。○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

山。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

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

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胡氏曰。武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嘉矣。武氏量雖非宏。而識闊達。規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

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於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然自附於展禽而失之。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附於伯夷而不至。猶不失為守道潔身之人。然下惠亦豈易為邪。直道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於一官。而求容悅於其君乎。

十三年 國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遣

婁師德等擊吐蕃大敗。周新明堂成。高九十四

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號曰通天宮。夏五月契丹寇營州。周遣兵

擊之。大敗。營州刺史孫萬榮反。破營州。獲俘數百。囚

之地。牢聞大兵將至。使守宰曹給之曰。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餉

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將軍曹仁師。麻仁節等。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縲仁節。生獲之。將卒死填山谷。鮮有脫者。

秋九月周免囚奴。遣武攸宜將之以伐契丹。陳

昂為摠管武攸宜府參謀。上疏曰。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突厥寇。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邪。

涼州執都督許欽明。與契丹戰。亦被擒。虜將圍安

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其後默

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

者吐蕃遣使請和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武衛

論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弄之志乎欽陵曰吐蕃奇貪

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以為此乃

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

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

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

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

成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

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

則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乖違則足以塞欽陵之口

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乖違則足以塞欽陵之口

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

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

斯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久十月契丹

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

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

收合餘衆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

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粹至悉驅百姓周以姚

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百姓大悅

元崇為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寇軍書奏夏官郎

太后奇之擢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贊



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此？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十一月，周殺其箕州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

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尉吉頊以箕州刺史劉

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象、孫元亨等凡

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懿宗數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為周來之亞。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恚，謀反，誅之。恚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接刀割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懷州。周以張昌

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

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撻，謂張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一



上海圖書館藏

五





平
八
國
圖
書
印